

山西小夫妇

他们是山西人,都三十岁左右的样子。男人推着个大旅行包,女的提着个小挎包。

张德亚

那天上午,几个人在人才市场应聘结束,准备中午坐中介的大巴车去厂里,于是坐在外边的花坛边等着。来了一对小夫妻,他们是山西人,都三十岁左右的样子。男人推着个大旅行包,女的提着个小挎包。

小伙子对着一边的人说,听中介介绍厂子的情况,觉得还可以,就想过去看看。男的身子不高,显得很精干。他对一边的人算这家厂子的工人工资,基本工资1680元,加上平常加班费,节日加班费,满勤奖,年终奖什么的,应该有个四千元左右吧。现在工作难找,这个是比较

不错的了,又是美资企业,觉得是应该可以的。他的女人显得很朴实,蹲在一边,不說什麼,笑眯眯的样子,一股夫唱妇随的味道。

小伙子还说他们夫妻俩以前在常熟一家厂子做过,当时的待遇挺不错的,工资四千出头,还有住宿补贴,一个人800元……可惜前一阵子工厂效益不好,公司鼓励员工辞职,他们夫妇也从里面出来了。可是现在效益又好了,他们再想进去,人家说他们离职时没有手续,是属于被开除的,因此不可以再进厂。他说他是正常辞工的,怎么会是被开除的。一边说着,还有一个劲地懊悔,早知道就不出来了。他们原来是在老家贴地砖的,可是工地上活少了,赚不到钱,只能到外面的工厂打工。

那天,他们一起去厂里看了,觉得环境还不错,然后就跟

中介的人去体检了。

第二天下午,他们又赶到了厂里,厂里负责招聘的小丫头介绍了厂里的情况,工资就是基本工资加加班费,而不是如中介所说的那样,单位也不交社保,不愿干的现在就可以走人。当时有人走了,可是多数人还是坐在那儿,跑了两天,体检费也交了,谁也不愿轻易放弃。

接下来,大家按照小丫头的要求签了合同。再接着,就是岗前培训,打螺丝,贴商标,套弹簧。都是细巧活,山西小夫妻手脚麻利,很快就通过了。

天要晚的时候,大家领了住宿证明,带着行李,准备去厂子的宿舍。走到了厂区外面,一直沉默的山西小伙子,掰着手指头说开了,按照那个小丫头说的,只有基本工资加加班费,一个月3000元都可能拿不到,再除去吃用,一个月可能只有

2000多元,这也太低了,我们做这个工有些不划算吧。这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是呀,太低了,那么干还是不干呢?他的女人一直没有说话,默默听着。

说到这里,有不少人在路边的花坛边坐下来,商量着要不要干。要是不干,今晚找个住处,住在哪儿呢?连日的奔波,没挣到一分钱,有人不由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这时,一辆面包车开过来,下来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看来也是中介的。他说邻近的昆山有一家厂子,虽然累些,可是工资挺不错的,要不过去看看?山西小伙子思量了片刻,朝大家看了看,我们过去看看吧。有的人看到将要落山的太阳,似乎想到坐在这儿也不是事儿,就陆续上了车子。

他们会不会在昆山那个厂子里干呢,无从得知。

微观

○○○

坏老师

连霖

如果家长不曾想走捷径从老师手里为自己孩子谋取多于其他孩子的好处,那么就永远不会遇上坏老师,所以,那些所谓在求学路上遇上坏老师的家长们,首先要检讨自己,老师的不好,是通过什么方式检验出来的?其实,一部分社会上谣传的关于老师的不好,是通过家长的卑鄙检验出来的。

想那么多?

叶倾城

地铁里,A在教育B:做人嘛,想那么多干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好多没发生的事不用筹划,有时候潇洒一点,人生会更容易……B打断他:你的房子多少钱?150万?是全款的还是贷款的?哦,是贷款呀。我是300万,一次性付的。另外,有贷款的房子离婚的时候怎么分呀,你和你前妻谁要钱谁要房子?A闭嘴了……

文艺女青年

小牛

在一个城市的一个区生活,相距不过五公里,几乎每天在微信朋友圈面对面,然而一年多没有见到真人。上一次见面,她让丈夫开车给我送杨梅来,车到小区楼下她坐在副驾驶没下车,一脸惊喜地告诉我怀孕的消息,之后她和丈夫双双辞职,创业,也曾经历电视剧里短短长长的狗血情节,转眼她的胖儿子快要走路了,她心甘情愿蓬头垢面24小时全天候照顾小朋友。不过今天见面,她专程洗了头出门。真心感动。

实践出真知,文艺女青年这种病,果然生个孩子就好了。

吃货的伤感

811

晚上去王阿姨家蹭了个饭。大概是因为胖,王叔叔默认我最爱肉,于是做了羊肉烧萝卜、咖喱鸡烧茭白、奉化芋艿排骨汤等等。王阿姨一般都压轴出场,拿手菜是青椒爆炒猪肝,猪肝一定要厚切,快速下锅翻炒之后快速起锅,稍稍勾芡,咬下去会有一种缠绵的口感。这是我唯一热爱的内脏。在武汉大学的时候爱上的。那时常常跟隔壁寝室的洪湖姑娘一起去食堂的点菜窗口改善伙食都会要这几个菜,泡菜粉条肉丝粉条又韧又软、水煮牛肉必须是金针菇做底料,爆炒猪肝我吃猪肝她们吃青椒。遗憾的是,爆炒猪肝还能在王阿姨家吃到,在食堂二楼吃吃笑笑的校园时光却再也回不来。

第三职业

金建云

在我的圈子里,赚外快的“第二职业”一点都不稀奇。只是,近来我发现很多朋友都有了“小三”——“第三职业”。比如,一位搞IT的老同学竟然兼一份跆拳道教练的工作,公司里鲜有笑容的某主管竟然是某民间杂志的主编……

前不久,我和一位同事去谈生意。在这个“软硬不吃”的大客户面前,我的同事竟然谈起了“茶道”。原来,她的第三职业竟是某知名会所的茶道师,还编过“茶文化”的书籍。两个人趣味相投,大客户渐渐换了面孔。最终,单子顺利拿下。

闺蜜薇薇也有了“小三”,身为注册会计师的她,已经考取了NAHA与IFA的注册芳疗师证书。我惊呆了:“你平时工作那么忙?还兼职给小公司做账,怎么会抽出精力去学这么‘不实用的东西’?”

她告诉我,第一职业为生存,第二职业为小康,第三职业为文化。芳疗的工作是她繁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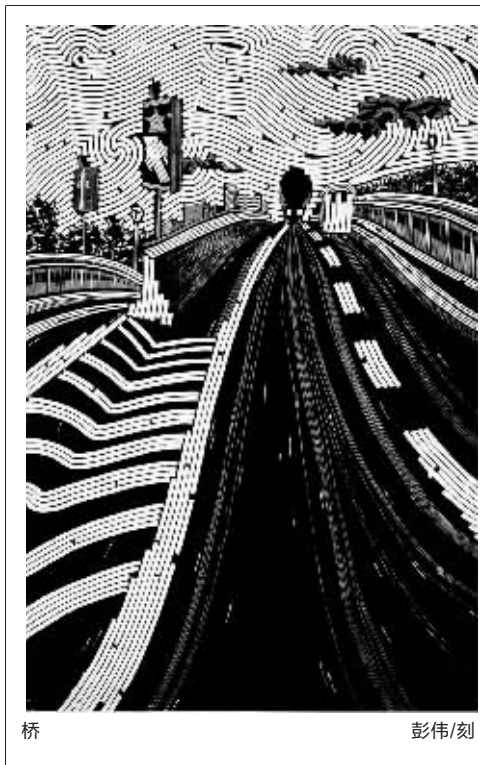
生活的调节剂。她不但对香料文化有更多了解;而且通过芳疗和理疗治好了妇科病;香薰让她和某女领导不和的关系得到了缓解……

薇薇说,第三职业是一种软实力,之所以软,是别人看不见。但是这实力又是很实在的,不但愉悦自己,而且会在关键的时候助人一臂之力。

薇薇说的没错,如今的职场绝不是“做好本职工作”那么简单。到一定的高度之后,除了“又专又红”,还要“多才多艺”。

我重拾起了自己大学时代对陶瓷美术的兴趣,报了培训班。每个周末,当我和这些美丽的瓶瓶罐罐在一起的时候,一周的疲惫烦躁瞬间就消失了。做陶的过程就是一种被优良文化熏陶的过程,在培训班里我还结识了不少朋友。

我也迷恋上了“第三职业”,比起牌桌酒桌和风月场合,这样的休闲方式可谓健康、高雅、又稳定增值。



桥

彭伟/刻

青石街 1号 NEW SUPPLEMENT

菜市场里的喜乐人生

宋海丽

菜市场像一个浓缩的人生舞台,四季为背景,我们是主角,商贩是配角,瓜果蔬菜是道具,在小小的方寸天地里,每天上演着生活的悲喜剧。

在这里,丝瓜藤绿叶黄,露水尚在,新鲜欲滴;涨了一倍价钱的小葱排成一排,让人自选;放在竹篮中的萝卜,带着褐色的泥土,红皮绿缨,讨喜异常。

肉食摊前,烤鸭烤鸡挂在铁架上,油光闪亮;炸鱼肉丸的劈里啪啦,油光闪烁;杀鱼的开膛破肚,行云流水;剥排骨的刀落骨断,利落干脆;校秤的地方有时也会吵架,牛肉汤的生意永远爆好;地上经常有滚落下来的西红柿、青枣或橘子;卖主间乐此不疲地讨论和菜无关的话题。流连在菜摊前,思绪如飞、口舌如剑、双目如炬,每一

单生意或宽或紧都暗藏着温暖与杀机。

走在其中,或匆忙,或悠然,或疲倦,或满足。偶尔,会有刹那的恍惚,这菜场的各种气息,竟在某时某刻,让我奇迹般地补全了那些易碎的时光,仿佛置身于古代的“江湖”之中。

一千年前,或在两千年前,那时候的古集镇,也有来往的麻履鸡衣市井小辈,也能看见腰佩刀剑头戴斗篷的侠士,都在这集市上歇脚。临街的门面,烧酒的幌子,银饰匠铺,理发剃头房,小酒楼,茶馆,热气腾腾的包子,馄饨坊,烧饼铺,胭脂水粉,杂粮五谷,一应俱全。滚滚的车流,带走的只是朝代的更迭,虽改换了门庭,然而同样的包罗万象,生活永远都在这里。

一认真就无聊了

周志龙

“吃了没?”这句话也就是见了面打个招呼而已。全中国人都知道。即使是“找个机会聚聚”甚至“下次请你吃饭”,也是当不得真的,可别当回事放在心里。

记得有一年到姑妈家拜年,我们坐在客厅里喝茶聊天吃点心,一会儿,姑妈的侄女也来拜年了,她坐下后,姑妈拿了个橘子让她吃。她客气,不吃,说吃过了。姑妈说:“吃什么的呀?吃屁啊?”她一听脸红了。姑妈愣了一下,脸也红了,不好意思地笑笑,不知道说什么好。

姑妈的侄女尴尬地坐了一会,便告辞了。午饭也没有来吃。她当真了。很多人张口即来的“国骂”,更不能认真了。一认真,岂止是无聊,简直要翻脸甚至动手动脚乃至拼命了。

其实,下里巴人的污言秽语当不得真,那些个阳春白雪之类的豪言壮语也是当不得真的。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就不说了吧。